

歷代正史研究文獻叢刊

李澄字撰

讀二十五史蠡述二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歷代正史研究文獻叢刊

李澄宇撰

讀二十五史蠡述 二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二冊目錄

讀梁書蠡述	一
讀陳書蠡述	五七
讀魏書蠡述	八九
讀北齊書蠡述	一九五
讀周書蠡述	二三五
讀隋書蠡述	二八一
讀南史蠡述	三三三
讀北史蠡述	三五七
讀舊唐書蠡述	三六九
讀新唐書蠡述	五七一
讀舊五代史蠡述	六二七

讀梁書蠡述目次

卷一

書武紀上

一至三

書武紀中

三至四

書武紀下

四至六

書簡文紀

六

書元紀

六至七

書敬紀

八

卷二

書后妃傳

一

書太子傳

一

書王茂曹景宗柳慶遠傳

二

書蕭夏侯蔡楊鄧傳

二至四

書張庾鄭呂傳

四至六

書柳惔席闡文章叡傳

六

書范雲沈約傳

六至七

書江淹任昉傳

七至八

書謝朓傳

八

書王亮張稷王瑩傳

八至九

書王珍國馬仙琕張齊傳

九至一〇

書張馮康昌傳

一〇至一一

書宗史劉坦樂藹傳

一一至一二

書劉季連陳伯之傳

一二

書王王王王王王張柳蔡江傳

一二至一四

書太祖五王傳

一四至一五

書四嗣王傳

一五

書蕭景傳

一五

書周捨徐勉傳

一五至一六

書范傳蕭陸傳

一六

書陸到明殷陸傳

一六至一七

書裴邃夏侯宣韋放傳

一七至一八

書高三王傳

一八至一九

書裴顧徐鮑傳

一九至二〇

書袁昂傳

二〇

書陳慶之蘭欽傳

二〇至二一

書王張劉王傳

二一至二二

書張緬傳

二二至二三

書蕭子恪傳

二三

書孔休源江革傳

二四

書謝舉何敬容傳

二四至二五

書朱异一作賀琛傳

二五至二六

書元元元王羊羊傳

二六至二七

書司馬到劉劉許傳

二七至二九

書王王褚蕭褚劉劉殷蕭傳

二九至三〇

書臧質傳岐傳

三〇

書韋江張沈柳傳

三〇至三一

三二至三三

書王僧辯傳

三二至三三

書太宗十一子世祖二子傳

三三至三四

書孝行傳

三四至三五

書儒林傳

三五至三六

書文學傳上

三六至三七

書文學傳下

三七至三八

書處士傳

三八至四〇

書止足傳

四〇

書良吏傳

四〇至四一

書諸夷傳

四一

書四王傳

四一至四二

書侯景傳

四三至四四

讀梁書蠡述 目次

四

讀梁書蠡述卷一

岳陽李澄宇洞庭著

書武紀上

高祖

史記高祖紀。謂季所居上常有雲氣。今武紀亦云所居室常若雲氣。晉世家謂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今武紀亦云有文在右手曰武帝。可異也。

明帝輔政起蕭衍爲寧朔將軍。已尙未篡。而繼己以篡者已由己豫爲之地。此與魏末篡漢而司馬懿已見重於孟德何異哉。逝者已矣。來者不寤。奈何。

正名魏主不以虜稱。史家固宜如此。

蕭衍使從舅張弘策詣郢。說長兄懿共圖大事。以晉惠時諸王爭權內難九興外寇三作爲比。且豫料六貴爭權東昏不肯虛坐主諾。必大誅戮。始安欲爲趙倫不可得。江祐怯而無斷。劉暄弱而不才。蕭坦之胸懷猜忌。徐孝嗣聽人穿鼻。於人於事。燭照數計。抑何審耶。至謂郢州控帶荆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代化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爲國。翦暴於地於事。虎視龍躍。又何壯耶。而懿弗心許。非常之謀。固非常

人所得而共哉。

前遣王天虎

唐諱虎梁書王唐魏虎故曰趙參軍王天虎

諡視詣江陵。徧與州府書。後遣王天虎詣

江陵。僅與行事蕭穎胄兄弟兩空函。云天虎口具。而天虎實無所說。以此問州府。使

人人生疑。卽以此問劉山陽。使聞而亦疑。於是穎胄以見疑懼禍。與蕭衍定契。

據齊書

斬天虎以信山陽。卽以天虎首餌山陽。荆雍既合。大事遂定。心戰之用大矣哉。

起義伊始。人心未固。食絕力分。覆亡立至。蕭衍命王茂曹景宗諸軍濟江。與荊州軍

會夏首逼郢。而築漢口城圍魯山以通沔。漢口路通荊雍。

荊治江陵雍治漢陽

控引秦梁。

糧道資儲。聽此氣息。今若併軍圍城。又分兵前進。

時蕭穎胄謂不併軍圍郢定西關武昌取江州爲失機

魯山必

阻沔路。

時房僧寄爲東晉守魯山教圍

所謂搃喉。糧運不通。自然離散。又西陽武昌取便得耳。得應鎮

守。守兩城不減萬人。賊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

不遣。一城既沒。諸城土崩。若郢州既拔。西陽武昌自然風靡。皆真能逆覩利鈍之語。

終啓梁祚。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既誅王暄之等四十一人。下令大赦天下。又除蕩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又令訊辨東昏時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又以義師臨陣致命及疾病死者。並加葬歛。收恤遺孤。又朱爵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許家人殯葬。若無親屬。或有貧苦。二縣長尉卽爲埋掩。建康城內不達天命自取淪滅。亦同此科。又令斲雕爲樸。禁絕衆費。皆釐然有當於人心。然不以和帝詔行之。而以己令。善則歸己。意深遠矣。和帝曷能久乎。

後景梁事與此相反無一善可錄故敗

固辭九錫。而陰熈府僚一再勸進。於是始受相國梁公之命。蓋彼時以此等事爲受禪以前所必經。不得不僞示謙讓。藉掩衆目也。

書武紀中

天監

分遣內侍周省四方。觀政聽謠。訪賢舉滯。而不以此責方州何也。豈方州不可信。而內侍乃盡可信耶。至詔於謗本肺石旁置函。俾各得投書。詔斷遠近上慶禮。則庶幾王言可爲法於後世。

不曰車駕親祠南郊。而曰輿駕。甚無謂。不如徑書上親祠南郊也。

梁武於掩骼埋胔屢降明詔。今號民主。乃掘已掩已埋者。闢地作室。而官取直焉。是誠梁武之罪人也。噫。

書武紀下

晉通 大通 中大通 大同 中大同 太清

梁武改元普通。蓋隱有統一南北之意。觀屢次攻克魏城。且擢用魏臣元法僧可知。後世引伸。義與常類。則非始料所及也。

詔謂主非堯舜。何得發言便是。自今尙書中有疑事。前於朝堂參議。然後啓聞。爲人上者當熟誦斯語。蓋倚立求決。乃臣下取巧不負責之爲。宜深惡痛絕。而或予智自雄。一切願人請示。堯咨舜問。無論已。其亦有愧梁武也乎。

守宰游軍。並皆厲民。良人命盡。富室財殫。梁武尙知此。何後世知此者鮮耶。或謂宋之治世在元嘉。文帝年號齊之治世在永明。武帝年號梁之治世在天監普通。匪偶然也。

梁武宵漏未分。躬勞政事。白日西浮。不遑殮飯。退居猶如布素。含咀匪過藜藿。克勤

克儉。蓋幾幾矣。後世晏然民上。以海市爲樂國。窮奢盡麗。若讀此紀。應亦愧死。大通元年書與駕出同泰寺捨身。中大通元年書與駕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因捨身。公卿以下以錢一億萬奉贖。太清元年書高祖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捨身。公卿等以錢一億萬奉贖。極意佞佛。與秦皇漢武求仙略似。蓋秦皇漢武富貴已極。惟患死亡。諺謂既作皇帝。想神仙也。漢明以後。佛教入夏。富貴已極者。以神仙不可接。死不可避。於是上焉者欲成佛作祖。次焉者欲免輪廻生淨土。下焉者欲不墮入畜生道。而佛教所謂經咒。又大抵有錢便行。且拜佛不諱死。輪廻與否。衆莫知聞。非若方士求神仙。不至求不死之藥。無驗。便須授首。故方士絕迹。而僧侶遍天下。雖然。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是日月有生死。山崩川竭。是山川有生死。木落草枯。是草木有生死。有生必有死。本無足怪。更無足懼。死後魂升魄降。反一身爲萬物。謂已爲神仙可也。謂已入輪廻亦可也。况萬物各遂其生。各樂其天。何必畜生道爲人所不願。人不克遂其生安其天。或尙不若畜生也。若謂畜生有屠割苦。人不幸受屠割苦者。豈

少哉。畜生道且然。他道無論矣。以此自懼。豈得謂智。以此愚人。豈得謂仁。不智不仁。言佛教者可以休矣。卽有一二深義。亦儒籍所已具。非彼教所獨有。奈之何棄楚玉於故山。而但謂趙有和璧也。

梁武逆取順守。恭儉多能。可謂令主。惜太清以後。誤用侯景。竟被反噬以死。爲天下笑。然在位四十有八載。得壽八十有六歲。南超萬里。西拓五千。魏晉以降。信未有也。

書簡文紀

太宗 大寶

梁武著述數百卷。昭明太子以文選負千古盛名。簡文帝元帝皆著述甚富。魏武父子蔑以加此。自後王室未嘗有也。

二邦是競。黎元何罪。簡文此語。不愧王言。後世爲民上者亦知之乎。簡文始立而陳霸先已嶄然露頭角。履霜堅冰至。可懼哉。

書元紀

世祖 承聖

王僧辯等勸進表有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長。先王之通訓。軒轅得姓。存者

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南面即可居尊西向無所讓德吳楚一家方與七國俱反。管蔡流言又以三監作亂等語。元帝答令有甫聞伯升之禍彌切仲謀之悲赤泉未賞劉邦尙曰漢王白旗弗懸周發猶稱太子國賊則蚩尤弗翦同姓則有扈不賓等語。隸事精妙言盡由衷可見上下以誠相與與魏晉以來貌襲謙讓者不同。

項羽自稱西楚霸王蓋欲反秦郡縣歸於封建若春秋桓文時而已耳始終無自利天下之心豈若漢高以未王關中爲言既定三秦復東嚮爭天下乎後世以成敗論人齒項羽於亂臣賊子之列故元帝答令有赤泉未賞云云可痛甚矣史公爲撰本紀深嘆其欲以力征經營天下蓋漢高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皆霸者假仁假義之爲項羽自命爲霸而不知出此徒恃力征卒亡其國爲天下後世所戮笑至可惜也。元帝卽位前謙讓數矣卽位日猶不升正殿畏天之威誠弗獲已不圖六朝時有此。人惟謬信讒間卽安荊楚不還舊都西魏軍至。時飛輿將告歸江陵江陵遂陷身且被戮良可歎恨。

書敬紀

紹泰 太平

王僧辯職居太尉。兼任揚州刺史。欲立長君。宜早決計。乃既與陳霸先迎晉安王蕭方智即敬帝。爲太宰。復以齊故納貞陽侯蕭深明魏書作深或淵明唐諱爲帝。而以晉安王爲太子。致陳霸先藉機舉事。遂屋梁社。可勝痛哉。

侯景之反也。機動於蕭深明。陳霸先之篡也。機亦動於蕭深明。蕭深明誠不祥人哉。齊納蕭深明主梁嗣。旋敗。梁納元顥爲魏主。亦旋敗。可參看。

陳霸先襲殺王僧辯。挾十四歲小兒令天下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故杜龕韋載任約徐嗣徽蕭勃李寶藏等先後反。非反梁。實反陳也。世有良史。未宜書反。自陳壽三國志以來。沿誤久矣。然陳壽於魏書書王凌毋丘儉等反。尙可說也。沈約於宋書書沈攸之袁粲等反。姚思廉於梁書書杜龕韋載等反。不可說也。

陳霸先未篡之先。克建勝齊大勳。復搜舉孔子聖後。繕廟備祀。五霸假之。中外動色。奄有南土。亦固其所。

讀梁書蠡述卷二

岳陽李澄字洞庭著

書后妃傳

梁之諸帝。長秋曠位。他代所無。雖有妃嬪。未聞女禍。亦他代所無。

郗后生時。赤光照室。本貴徵。而巫言將有所妨。巫之不可信也。類如此。

書太子傳

昭明哀愍懷

昭明天性仁孝。喜愠不形於色。明曉萬機。愛士勤學。若獲永年。定爲令辟。然亦未必遂勝簡文也。

哀太子不肯北逃。終被侯景所害。雖曰不忍離父。志不圖生。何若別起義師。爲父殺賊也。

姚察者。思廉父也。歷任梁陳史官。譔二代史未就而國亡。思廉繼業。至唐始成。與馬遷父子之於史記頗相似。惟於察論宜稱前史臣曰。不宜稱陳吏部尙書姚察曰。蓋察論非一。不如是。且若史非父作也。

書王茂曹景宗柳慶遠傳

茂傳所書大抵武功。然曰性沉隱不妄交遊。曰性寬厚。居官雖無譽。亦爲吏民所安。曰居處方正。僕妾莫見其情容。皆庶幾大臣器度。而魏侵漢中以還。敵勢方盛。梁武信仗文雅。茂心頗怏怏。待晏醉後。每見言色。深念先知。尤未易有。

曹景宗每讀穰苴樂毅傳。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其志亦惟大將耳。然馬圈之克。陳顯達論功不平。而景宗退無怨言。魏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山道。用全顯達。亦非武人所易能。若乃好內嗜酒。躁動則與王茂大異。

自古開國必有從龍之彥。今蕭衍龍飛。僅此世爲將家之王曹柳三人。配迹方邵。勒勳鐘鼎。欲卜世異乎宋齊。皇祚於焉永永。不亦難乎。

書蕭夏侯蔡楊鄧傳

齊書但言穎胄與梁王定契。梁紀亦但詳兩空函定一州語。今此傳有穎胄計無所出。夜與席闡文柳忱等閉齋定議。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全諸侯。斬送天虎。